

武月明◎著

爱与欲的南方： 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Faulkner's Novels

福克纳后期作品研究 10YJA75203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此乃切心也

爱与欲的南方： 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武月明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305 - 12565 - 2

I. ①爱… II. ①武… III. ①福克纳, W. (1897~1962)—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18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众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著 者 武月明
责任编辑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 - 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565 - 2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收到武月明教授的文稿《爱与欲的南方：福克纳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开卷翻阅，即为书中文字吸引，顿时有了爱不释手的感觉。作者从新的视角出发，在伦理批评的立场上展开福克纳研究，对他的一系列重要小说重新阐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从书中可以看出，武月明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扎实的研究功底和良好的学术素养，思维开阔，小心求证，大胆论述，多有发现。

福克纳不仅是西方学界为人关注的美国热门作家，也是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美国作家。早在上世纪30年，福克纳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34年5月，施蛰存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第5卷第1期发表了赵家璧翻译的弥尔顿·华尔德曼(Milton Waldman)的文章“近代美国小说之大趋势”，其中论及的福克纳以“福尔克奈”的译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读者面前。1934年11月，《现代》杂志第5卷第6期出版“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不仅集中介绍了白璧德、杰克·伦敦、辛克莱、德莱塞、刘易士、奥尼尔、庞德、海明威、福克纳等一批美国作家，而且还发表了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和凌昌言的“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两篇专题论文以及江兼霞翻译的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伊莱》。赵家璧评价福克纳说：“福尔克奈的散文，正像美国的文化一样是受了许多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东西。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的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冲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

和安特生的更值得纪念。”赵家璧还在1934年出版的《世界文学》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福尔克奈研究”的专题论文，此后又于1936年8月出版论文集《新传统》，在其重点评介的十个作家中，福克纳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30年代我国对外国作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福克纳最初就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是我国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研究外国作家的热潮，福克纳作为我国研究美国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译介福克纳，研究热情开始显现。不过自20世纪末期以来，尽管研究福克纳的专题论文和学术专著还在不断出版，但无论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福克纳的研究热情已经有所减弱。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是因为随着世纪末理论热的消退，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沉静期，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们认识到激进的批评方法对于紧迫的社会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忽略了具有多元内涵的文学作品及其与产生、接受和流通的“世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其次经过经典结构的热潮后，主流经典作家，特别是白人男作家，受到新兴边缘作家的挑战与冲击，甚至被冷落。相对而言，少数族裔作家和女性作家，特别是少数族裔女性作家，更吸引人们的眼光。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社会中的去经典化进程，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建构有一定历史意义，但也应该看到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文学经典，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阶级、种族和思想的局限性，也仍然是人类宝贵精神财富中的精华。因此，福克纳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尽管有时也有被去经典化和边缘化的危险，但是它们作为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却是永恒的。

具体到中国的福克纳研究，上个世纪后半期主要集中在《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圣殿》(1931)、《八月之光》(1932)，以及《押沙龙，押沙龙！》(1936)这些早期创作上，而对于他后期的小说如《野棕榈》(1939)、《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坟墓的闯入者》(1948)、《小镇》(1957)、《大宅》(1959)显然关注不够。

研究的内容大多带有西方影响的痕迹,往往局限于南方的蓄奴制、种族、性别、战争、意识流艺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等问题上。显然,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不足,即缺乏应有的伦理关怀。可以说,正是这种伦理关怀的缺乏,导致整个福克纳研究无法继续深入发展。

武月明敏锐地意识到福克纳研究面临的危机,并勇敢地寻找解决这种危机的途径。她在仔细阅读福克纳小说的基础上,对福克纳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思考与分析,尝试运用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回到福克纳创作的历史现场和伦理语境中去,从历史辩证的角度,结合当时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对美国南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辩证解释。武月明认为,美国南方社会的种种矛盾纠结,无论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历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都受到当时伦理的制约,绝非简单的政治运动能够解决的。政治斗争,诸如战争、示威游行、修宪等,可以让黑人走出奴隶主的种植园,却难以让他们真正融入白人主流社会。政治权力的争取,可以让女人走出家庭,却难以让她们真正摆脱男权社会的阴霾。福克纳的作品中独特的伦理内涵,构成了福克纳创作的本质特征,并无疑影响到如何评价它们的标准和尺度。而这一点,应该是进一步研究福克纳的关键之处。

武月明对福克纳的独特理解表明,她在文学研究中有一种道德自觉,这就是一个学者在研究文学中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以及应该坚持的道德立场和标准,应该在研究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无论研究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的特殊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教诲作用。当代的文学理论往往片面地强调文学的审美,忽视文学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教诲。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的消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文学批评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文学研究中潜藏的危机,因而导致了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中国学者的伦理意识相对出现得晚一些,直到21世纪初,文学伦理学批评才开始在文学批评中流行开

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福克纳研究已经从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意识流手法扩展到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美国黑人批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比较文学、语言学等各个方面,出版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尽管也有不少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福克纳,但是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福克纳的学术专著,还是武月明首开先河。

武月明这部著作不落窠臼,自有特色。总体而言,它由两大部分组成: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梳理与福克纳小说伦理主题的分析。

在这种研究结构中,武月明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作为研究福克纳的新尝试,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这有助于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更有利于运用这种方法去批评文学。在理论研究这一部分,武月明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讨论,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以往的道德批评、历史学批评、社会性批评的不同进行了区分。这种梳理表明,武月明在创新意识的推动之下,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是深刻的,她掌握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原理,懂得如何运用这一方法去进行文学的批评。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武月明才能准确地从福克纳的创作中发掘出一系列伦理主题,用于自己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武月明的研究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尝试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对福克纳的重要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进而揭示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下南方人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关系上的异化,揭示机器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对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的漠视。通过对福克纳小说的分析,武月明揭示出是什么导致了人伦精神的恶化,从而肯定福克纳小说的伦理价值。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点上,武月明认为福克纳不仅继承了伟大的文学传统,更是继承了伟大的道德传统。

武月明在著作中提炼出福克纳小说中的基本伦理主题,如生态伦理、种族伦理、家庭伦理、女性伦理、成长伦理,选取福克纳的主要小说从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入手,探本求源,剖析被福克纳记录在文本世界中的20世纪美国南方社会有別

于北方的伦理现象与伦理关系,以及他自己和社会所做出的伦理回应。她的这一研究路径表明一位年轻学者所具有的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证明她在研究中能够做到举重若轻。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武月明既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也有晓畅朴实的文风。她能够娴熟地把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没有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晦涩虚浮的学术话语,这是值得赞赏的学风和文风。她既对福克纳研究的学术史十分熟悉,也真正细读了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并能够在自己的研究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表现出一位年轻学者求实严谨的学风。阅读作家的作品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才会有细腻感受与深入理解,才能真正发掘出福克纳作品中的伦理价值。武月明做到了这一点。

阅读武月明的这部著作时可以感到,她的思考是十分深刻的,她力图表明一种观点,福克纳的小说是伦理环境的产物。福克纳的小说是在“南方”发生的文学现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只是他的写作方法。福克纳是一个南方人,他对南方熟悉,所以需要南方为他服务。但是,他并没有囿于南方的历史事实,而是用巧妙的方法将想象与真相、历史与现实糅合、增删、修改,创造出文本世界中的南方历史。福克纳的文本不只是被动地再现所谓的历史,而是在伦理现场中表现历史的力量。这段历史是他小说伦理结构的一部分,在他的内心深处积淀已久。文学文本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意志,福克纳的小说同样如此,不仅带有自己的伦理倾向,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范本。

武明明善于抓住福克纳的本质特征,能够准确归纳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标志性人物,艺术探索的目光不仅聚焦于个体的内心世界和南方人的精神领域,而且也投向了外部世界,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者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审视福克纳创作的主要作品,认为它们的伦理主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肯定大自然所承

载的文明价值，关注自然与技术文明之间的伦理冲突；二是思考文学如何反映美国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变革中存在与占有、和谐与对峙的伦理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伦理秩序的嬗变。

从武月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从高度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小说家而转型为一个关注人与外部世界伦理关系的小说家，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因此，这部著作研究了福克纳所经历的一个不断调整世界观的自我认知过程，反映了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对社会和历史高度负责的道德责任感，这对我们今天那些不愿担负道德责任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其警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武月明是我国年轻的福克纳研究专家，早在2002年就开始发表有关福克纳的研究论文。2005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研究福克纳的学术专著：《白色神话的破灭：福克纳文本世界中的女性》。2010年，她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让我对她的优点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后，她又应邀前往牛津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使自己的学问得到进一步充实。现在，她的新著又要出版了。她在福克纳研究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努力把福克纳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月明秀外慧中，文学基础扎实，潜心钻研，用功勤奋，为人谦虚。在这部著作问世之际，我愿意借为她的著作作序的机会，向她表达我的衷心祝愿，希望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要就此止步，继续攀登学术的高峰。

聂珍钊

2013年12月5日

目 录

引 论 / 1

第一章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建 / 31

第一节 伦理与文学批评 / 32

第二节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勃兴 / 44

第三节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应用 / 56

第二章 福克纳小说的生态伦理 / 61

第一节 生态伦理学的兴起 / 62

第二节 南方文学的生态伦理主题 / 66

第三节 “自然之子”:超越时代的生态伦理观 / 72

第三章 福克纳小说的种族伦理 / 85

第一节 种族恩仇录 / 86

第二节 “恶白人” / 97

第三节 “好黑鬼” / 105

第四章 福克纳小说的家庭伦理 / 111

第一节 “南方家庭罗曼司” / 112

第二节 失职的父母 / 115

第三节 迷失的孩子 / 123

第五章 福克纳小说的女性伦理 / 133

第一节 女权主义之争 / 134

第二节 堕落的天使 / 143

第三节 凄厉的妖妇 / 152

第六章 福克纳小说的成长伦理 / 161

第一节 艰难的成长 / 162

第二节 失败的成长 / 165

结 语 / 178

参考文献 / 182

附录 1 福克纳主要作品目录 / 205

附录 2 福克纳年表 / 207

附录 3 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致辞 / 211

索 引 / 213

后 记 / 218

引 论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 - 1962)是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福克纳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方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因此,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小说同这个偏僻的南方小镇、欠发达的密西西比州、乃至衰落的南方都息息相关,他至今还被视作美国南方文学的旗帜。1949 年,继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930)、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936)、赛珍珠(Pearl S. Buck, 1938)之后,福克纳因“对当代美国小说作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①

1950 年 12 月 10 日,斯德哥尔摩,华丽的音乐厅,福克纳这位身材矮小、不修边幅的美国乡巴佬,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赞颂了人性的光辉与坚韧:“我相信人类不仅将绵延万代,而且一定能战无不胜。他是不朽的,不是因为万物生灵中唯独他具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与忍耐的精神”,而诗人和作家的光荣使命就是“鼓舞人心,提醒人类记住昔日的荣耀——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人类将因此而生生不息。诗人的声音不应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成为人类绵延万代、战无不胜的支柱和栋梁。”^②

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对福克纳本人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文学特色、艺术技巧、作品意义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探讨,

① 1949 年和 1950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在 1950 年颁发的。

② 作者译自 <http://www.rjgeib.com/thoughts/faulkner/faulkner.html>。

颇有形成“福学”之势。从当初的门前冷落车马稀到后来的人声鼎沸，从广受质疑到被广泛认可，从单一的内部研究到多元化的“内外兼修”，福克纳研究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历程。他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以悲壮恢弘的笔触、浓郁深沉的地方色彩，生动描摹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发生在美国南方的历史变革，深刻再现了芸芸众生在新旧交替之际所经历的精神危机和伦理困境，它反映的不仅是美国南方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是现代世界人类所面对的共同命运。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因此而对福克纳及其作品的兴趣长盛不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

在美国，南方是指东南部与中南部诸州，一般特指南北战争时参加南方同盟的 11 个主张蓄奴州，即弗吉尼亚(Virginia)、佛罗里达(Florida)、佐治亚(Georgia)、南卡罗林纳(South Carolina)、北卡罗林纳(North Carolina)、阿拉巴马(Alabama)、田纳西(Tennessee)、密西西比(Mississippi)、阿肯色(Arkansas)、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得克萨斯(Texas)，以及肯塔基(Kentucky)和俄克拉荷马(Oklahoma)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美国南方是一个既模糊又清晰的概念。说它模糊，因为对于局外人来说，那不过是上上世纪曾经与林肯兵戎相见的地理范畴；说它清晰，因为对于每一个南方人来说，那是他们永远魂牵梦萦的故土，誓死捍卫的精神家园。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南方在地理位置、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异于美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这种相对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使南方人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浪漫主义情结，凝聚成一股浓郁的地域主义意绪。尽管近百年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使美国南方与北方连为一体，地理上的隔阂业已成为历史，但南方人挥之不去的地域意识，却始终萦系心头，犹如陈年黄酒，愈久弥浓。

在南方人看来，“南方人”首先是一种神圣的身份，它所蕴含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将数百万人世代代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任何容忍对南方的指责，就是对南方的背叛。为了捍卫所谓的南方尊严，南方人愿意用鲜血与生命来实践自己的诺言。身为南方的一分子，福克纳对这种“南方性”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南方“是美国唯一还具有真正的地方性的区域，因为在那里，人和他的环境之间仍然存在着牢固的联系。在南方，最重要的是，那里仍然还有一种共同的对世界的态度，一种共同的生活观，一种共同的价值观。”^①

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南方一度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玛格丽特·密歇尔传世小说《飘》中的主人公卫希礼和郝思嘉就生长在内战爆发前的大种植园主家庭，家财万贯，黑奴成群，安乐和美。他们相信，那时的南方就是一处人间天堂：广袤肥沃的棉田，安详静谧的生活，白人主子与黑人奴隶各司其职，相安无事。“十二橡树”庄园是他们的乐土，那白色的柱子、宽阔的游廊，具有一种壮美与尊严，象征着他们所热爱的生活方式。在白人们心中，旧南方的过去与传统都是清晰而完美的，因为那是他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已经铭刻在记忆之中：“在战争以前，生活是美丽的。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犹如一件希腊艺术品，它具有光辉，具有完美，具有齐全，具有对称。”^②

即便是对于人神共愤的蓄奴制，在内战爆发前后，绝大多数的南方白人也没有多少罪恶感，毕竟他们的财富是靠黑奴的劳动创造的，他们热爱的生活方式是靠黑奴的双手打理的，白人至上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飘》的主人公卫希礼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更曾去过当时的文明之都欧洲游历了三年，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可谓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南方新青年代表，他口口声声反对使用犯人劳工，因为他“不能

① James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s. *Lion in the Gard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 72.

② 玛格丽特·密歇尔：《飘》，傅东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28页。

从强迫劳动里去弄钱，不能从别人的苦恼里去弄钱”，但是，他却坚持认为蓄奴是个例外，因为“从前的奴隶并不苦恼”。^①换言之，卫希礼从未对把人当作牲畜和财产的蓄奴制感到内疚，相反，为了捍卫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生活方式，他情愿走上战场，拼死一搏，用他自己的话说：“拿生命来拼的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唯有这一切，才是我这不爱死、不爱困穷，也不爱荣誉，却又与任何人都无仇恨的人所以置身于战场的真正理由。”^②战后，为了捍卫所谓的白人尊严，惩罚犯上作乱的黑人，他又不惜冒死参加了恶名昭著的三K党。

19世纪中叶，南北双方关于蓄奴制的长期争执最终酿成了长达四年的血腥内战。北方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更瓦解了南方人的精神堡垒，战败的阴影从此笼罩在他们的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段历史投射在南方人心中的影像，不是变得模糊了，而是愈来愈清晰了；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愈来愈复杂了。南北战争留下的历史意识，就像阴魂不散的梦魇，纠缠着南方和南方人的命运，可以说，“美国内战在塑造南方意识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③

南方的战败摧毁了一代南方人所留恋的旧时代，也扯断了他们灵魂的发条，将对生活的所有热情和活力永远地留给了过去的日子——秋日寒星、幽静树林、骑马打猎、乡间聚会、月夜下的悠闲与静趣……卫希礼正是这一代南方人的典型代表。二十几岁，正是朝气蓬勃、壮志凌云的青春年华，卫希礼却似个暮气沉沉的老人，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往事与回忆中，怀旧、感伤、失落、幻想、梦呓……就好像一个游荡在人间的精灵，频频回望来时的路，却不知归宿在何方。他只为过去而感动，只为过去而苟且偷生。在他的世界中，过去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属性：轮廓清晰、性质稳定。他的所思、所想、所爱、所

① 玛格丽特·密歇尔：《飘》，傅东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51页。

② 同上，第627页。

③ Louis D. Rubin Jr., ed. *The American South: Portrait of a Culture*.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91, p. 257.

恨,都是过去的回声,而他生命的价值就留在了这回声之中。面对南方的失败、萧条、重建,面对传统理念的消逝,卫希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妄图在自我世界中垒起一座没有时间概念的迷宫,以期将1861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完全遮没掉。

南北战争撕裂了南方的现在与过去,导致许多南方人和他们的后代沦为精神上的孤魂野鬼,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主人公昆丁·康普生也是这样的一例重症患者。尽管他“还太年轻不应成为一个鬼魂,但他却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是在南方深处出生和被哺育长大,那个从1865年起就已死亡的南方深处,”从小就聆听着“拒绝安静躺下的鬼魂们……给他讲述过去那鬼怪年代”,^①这种浓重的怀旧氛围使昆丁滋生了一种幻觉:神话般的旧南方并没有死去,它甚至没有成为过去。

昆丁在哈佛的同学,加拿大人施里夫对神秘的南方非常感兴趣,昆丁于是给他讲了萨德本家族的传奇。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悲惨故事,其中大部分的人物与事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或是隐喻:从萨德本最初定下恢宏的蓝图,建设百里之园,到后来兄弟手足相残,家庭分崩离析,还有大厦的最终坍塌,寓意深长的情节安排分明暗示了这其实就是关于南方历史的寓言故事。听完了故事,施里夫大惑不解地问道:“现在我只要求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你为什么恨南方?”被误解了的昆丁急忙纠正道:“我不恨南方,我不恨南方。”^②事实上,他对萨德本早年伊甸园般的生活和他后来的创业史作了饱含感情的描述,充分表露了他对那些白手起家、全凭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而发迹的年代和先人的向往之心和仰慕之情,对往昔的历史与传奇的无限追忆。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主人公昆丁·康普生代表了南方人,他的加拿大同学施里夫则代表了对南方一无所知的局外人(包括北方

① William Faulkner. *Absalom, Absalo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p. 9.

② Ibid, p. 412.

人和外国人)，他们之间关于南方的对话再现了南方人与非南方人相互之间的隔阂与误解：

施里夫：说说南方的事吧，那儿是怎么个情况，人们平时都干些什么，他们为什么生活在那里？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追求。^①

昆 丁：你不明白的，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会明白的。

施里夫：因为你说那些事是我们那儿的人没经历过的，退一步讲，即便是我们曾经有过，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甚至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让我们缅怀。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战败的爷爷们，也没有被解放了的黑奴（我是不是弄颠倒了，被解放了的是你们白人，输掉的是黑奴？）餐厅里更没有被子弹击中的餐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来一直提醒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②

昆 丁：再也不会平静了，再也不会平静了，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③

施里夫：南方，南方，耶稣啊，难怪你们南方人都那么那么那么显老。

昆 丁：我 20 岁时就比许多死去的人都老了。^④

施里夫：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一件事，你为什么恨南方？

昆 丁：我不恨它，我不恨它，我不恨它，不恨！不恨！我不恨它！我不恨它！^⑤

南方独特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南方人特有的向后看的历史意识。

① William Faulkner. *Absalom, Absalo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p. 174.

② Ibid, p. 361.

③ Ibid, p. 373.

④ Ibid, p. 377.

⑤ Ibid, p. 378.